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.

回來後，我一個人人在娛樂間裡打坐，靜靜的，連半山俱樂部的音樂都鑽不進耳膜。突然，一個黑影子在我眼前，定睛一看，是東尼。他怕吵醒我，屋裏又暗，特意把頭伸到我的面前來，看看我睡著沒有。

「怎麼回來了？」他的出現嚇了我一跳。

「你們一走我們也就散了。」

「不是說要去接力嗎？」

「笑話，我跟他一個窩裡快活？」

我不瞭解他對莉迪亞的感情，難以判斷這件事對他的影響，他接著又說：「你願不願意做一件好事？」

「什麼好事？」

「我知道你不喜歡隨便跟女孩子做愛，假如是施捨，你願不願意？」

「施捨做愛？」我倒是第一次聽說。

「是的，單方面的需要，便是施捨。」

「你經常施捨？」

「有時候，有時也有人施捨給我。」

「你知道，這種施捨往往會造成不幸的後果。」

「我保證今天不會。」

「為什麼你這樣肯定？」

「因為她們是妓女。」

「妓女？」我驚訝得再也定不住了。

「是的，但是妓女也是人，她們也有需要。」

「別自說自話，妓女如果需要，她可以找客人，還有錢可賺。」

「你錯了，什麼事一扯到賺錢就是交易，那是她們的職業，在職業上，她們是得不到樂趣的。」

「不錯，但她們需要的是愛情，我不能施捨愛情。」

「不，你又不懂了，這些妓女沒有我們所具有的文化程度。她們所知道的愛情，就是別人對她們的態度，只要你把她們當人看就夠了。」

「就算你對，可是萬一她們陷入了愛情的漩渦呢？」

「不會的，她們很有自知之明，很容易知足，不會多要的。」

他的設想打動了我，她們和我一樣是人，我不認為這是施捨。

他下去後不久，帶了兩個小女孩上來，看年紀不會超過十六歲。見了我，兩個人扭扭捏捏地擠在一起，連頭都抬不起來。

我知道應該採取主動，以化解她們的羞怯。便自我介紹道：「我的名字很不好唸！他們都叫我朱。」

巴西人讀CHU為「西衣烏」，如果唸重了便是一種佛手瓜的名稱。她們唸著，覺得很有趣，一定要我說出全名來。

因為中文是單音，變化少，為了表達複雜的語彙，便發展出四聲以輔助不足。外國人學中文，最難的便是這四聲，每每把音調搞混了，就像在唱歌一樣。我在巴伊亞大學學音樂的時候，為了教同學唱中文歌，發現了一種唱四聲的方式，極為有效。

中國各地的方言，除了語音的變化外，主要的不同也在於四聲的音程。國語之好聽，因為它是由正和音組成。第一聲為MI，尾聲延長；第二聲為DO尾聲為MI，成為DO-MI；第三聲為SOL-DO；第四聲亦為MI，但尾聲急轉至低八度，唸成MI-mi（低八度）。

我使用這種方式教他們唱，比如說：「妳非常美麗」，便唱成：SOL-DO，MI，DO-MI，SOL-DO，MI-mi（低八度）。「唱」得快些，便如同說話一樣。

她們唱著唱著，立刻迷上了中文，也很快就把我當成了好朋友。

唱著笑著，東尼摟著一個名叫菲洛娜的，在她身上搓揉著，她抵抗不了，便半推半就地給了他一個吻。

東尼說：「妳可知道，為什麼我喜歡妳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